

#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10

汉 剧

記樓上曹會普會庭嶺兄河  
馬門放林趙雨秦鵝胞花  
販白打捉蘆訪風哭天毒蘆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 
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#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

## 第十集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武汉

## 前 言

“湖北地方戏曲丛刊”的編輯出版，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，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、整理、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。

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，有属于皮黄系統的汉剧、南剧、荆河戏、巴陵戏和湖北越調；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、东路花鼓、天沔花鼓、襄阳花鼓、黄梅采茶戏、远安花鼓、二棚子、梁山調、提琴戏和文曲；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，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、灯戏等。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。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遗产，决定陸續搜集、陸續編选和陸續出版。

“丛刊”所收剧本，主要的是原本。我們在內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。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，我們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則；并視必要，邀請对該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。对于經過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，也将选择收入。

我們愿意积极地編輯出版这部“丛刊”；但是力量有限，工作又极复杂，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。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、帮助。

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販馬記 .....  | 李四立、陈伯华、黃新保演出本 1   |
| 白門樓 .....  | 李四立、張春堂演出本 31      |
| 打侄上坟 ..... | 胡桂林、李罗克演出本 49      |
| 捉放曹 .....  | 徐繼声、張春堂演出本 73      |
| 蘆林会 .....  | 余春衡、邓云凤、夏中俠演出本 93  |
| 訪赵普 .....  | 吳少山演出本 103         |
| 风雨会 .....  | 邓云凤演出本 109         |
| 哭秦庭 .....  | 徐繼声演出本 121         |
| 天鵝岭 .....  | 李罗克整理 149          |
| 毒胞兄 .....  | 陈春芳、宋春山、胡玉凤演出本 157 |
| 蘆花河 .....  | 吳少山演出本 171         |

## 販馬記

李四立、陈伯华、黄新保演出本

**劇情：**新任襄城县令赵寵出差未归，其妻桂枝听見監獄中有囚犯啼哭之声，經過查問，才知这一犯人就是她的父亲李奇。

原来李奇早年丧偶，前妻遺下一男一女：男名宝童，女名桂枝。李奇續弦楊氏不賢，私通監生田旺；又趁李奇販馬未归，将宝童、桂枝逐赶在外。李奇回家不見一双儿女，拷問婢女春花，春花自縊身死。楊氏串通田旺，誣告李奇奸逼婢女致死。并用錢財賄賂前任代署县官，将李奇判为死罪。

桂枝向赵寵求救。赵寵无力平反冤獄，忽然想起有巡按将由本地路过，就替桂枝写了訴狀，叫她女扮男装，到察院喊冤；恰巧巡按正是她的弟弟宝童。姊弟相認，共迎李奇出獄，合家遂相团聚。

人物：赵寵(小生)、李桂枝(貼)、李奇(末)、李宝童(小生)、胡老爷、門子、丫环、院子、禁子、四青袍、四紅龙套、四告状百姓。

## 第一場

〔禁子上。〕

禁子：(念)虎头牢內逃生少，枉死城中冤鬼多。我乃襄城县的禁子。只因我监中收着一名老囚犯，名叫李奇。他来了一月有余，灯油藁鋪錢分文俱无。我不免将他叫了出来，把几个錢老爹使用。李奇走动！

李奇：(內)苦哇！（上唱二黃搖板）

身坐监中心不定，一声呼喚胆顫惊。

禁大哥！叫我为了何事？

禁子：你来到监中一月有余，灯油藁鋪錢分文俱无。今日将你叫了出来，是銀子或是錢，把几个老爹們使用咧！

李奇：老囚犯遭此不白冤枉，哪有銀錢与禁大哥使用，禁大哥行个方便。

禁子：有是无有？

李奇：本来无有。

禁子：把你好有一比。

李奇：好比何来？

禁子：染匠下河坡，給你个“大摆布”呢！（唱二黃搖板）

将你打在押床上，（强拉李奇上押床施刑介。扎下句：“到底有錢无有錢”）

老爹們肚中飢餓，肚子吃饱了再与你算賬。（下）

〔起初更。〕

李 奇：苦哇！（唱二黄搖板）

听譙樓打罢初更尽，想起了前妻痛伤心！

〔起二更。〕

李 奇：（唱二黄倒板）

老李奇命运苦，幼年丧父母，中年丧妻，老来不見我一双儿女，这是我的三不幸。（哭滾板）

哭哭一声男宝童，叫叫一声女桂枝。

为父在监苦受尽，姐弟何时来救父亲！（哭头）

男宝童，女桂枝，我的儿呀——

〔起三更。丫环、李桂枝上。〕

李桂枝：（唱二黄搖板）

譙樓上打三更夜闌人靜，

是何方傳来了陣陣悲声？

奴乃李桂枝。正在上房打睡，忽被哭声惊醒，不知何人在那厢叫苦？听这哭声，甚是悽慘，难道說衙中有人遭下什么委屈之事？丫环！你去向院公問个明白。

丫 环：是。院公走上！

〔院子上。〕

院 子：丫环姐何事？

丫 环：夫人在上房睡眠，不知何人啼哭，把她惊醒，命你前去問来。

院 子：是。請問师爷？

〔师爷內白：“何事？”〕

院 子：你們前厅可曾有人啼哭？

〔师爷內白：“我們这里都在忙赶公事，无人啼哭。”〕

院 子：啊！前厅无人啼哭，待我再往南牢問过。禁子走来！

〔禁子上。〕

禁 子：禁子、禁子，生坏性子，是我的舅子，也問他要銀子。啊！是大叔到此，有何貴干？

院 子：何人在此啼哭？

禁 子：呃、呃……沒有人啼哭。

院 子：夫人聽見了。

禁 子：（掩飾地）哪里，哪里！只因監中有一名老囚犯，被胡老爺責打四十大板，棒疮疼痛，故而啼哭。

院 子：站到。我回稟夫人。丫环姐！南牢有一名老囚犯，被胡老爺責打四十大板，棒疮疼痛，故而啼哭。

丫 环：启稟夫人：乃是南牢有一名老囚犯，被胡老爺責打四十大板，棒疮疼痛，故而啼哭。

李桂枝：南牢离上房多远？

丫 环：数箭之地。

李桂枝：稍待！南牢离上房数箭之地，老囚犯的哭声，是怎样听得見？嗯！（思索介）听他哭得这样凄惨，其中必有冤情。丫环！傳話下去：将老囚犯帶到后堂，夫人要問話。

丫 环：老爺不在衙中，要是囚犯逃走，何人担待？

李桂枝：有夫人担待。

丫 环：是。家院！夫人吩咐将老囚犯帶到后堂問話。

院 子：倘若犯人逃走，何人担待？

丫 环：有夫人担待。

院 子：是。禁子！夫人吩咐将老囚犯帶到后堂問話。

禁 子：啊。倘若犯人逃走了，何人担待？

院 子：有夫人担待。帶出来。

〔禁子为李奇松夹板，被院子瞧見。禁子吓介。〕

院 子：少时見了夫人，你要打点！

禁 子：……

院 子：把監門鎖着。走！

〔禁子帶李奇出監，圓場見李桂枝。〕

李 奇：夫人在上，犯人叩头。（艰难的跪倒介）

李桂枝：（心有不忍）丫环！賜他一个矮座。

李 奇：謝过夫人的座位。(坐介)

李桂枝：你等暂时退下！

院 子：禁子！你在監門等候。

禁 子：是。

〔禁子正下，院子反下。〕

李桂枝：这一老囚犯！你深夜啼哭，想是有什么冤情，可对我講来？等老爷回衙，也好开脱与你。

李 奇：夫人容禀。

李桂枝：不要悲泪，慢慢講。

李 奇：(唱二流)

祖住在汉中府褒城县境，  
灵佑岭碼頭街有我家門。

李桂枝：你姓什名誰？

李 奇：(接唱)

老囚犯名字叫李奇。

李桂枝：(背介)稍待！我的爹爹名叫李奇。这个囚犯緣何也叫李奇？啊，是了。世間之上同名同姓者甚多，偶尔相合，也是有之。你家中还有何人？

李 奇：(行腔)唉——。(接唱二流)

前妻王氏早归阴。

李桂枝：可有儿女？

李 奇：(接唱二流)

所生一男并一女。

李桂枝：名叫什么？

李 奇：(接唱二流)

男宝童女桂枝两个姣生。

李桂枝：前妻可在人世？

李 奇：(接唱二流)

我家中无有人照看儿女，

因此上我复娶楊氏賤人。

李桂枝：你那一双儿女可在你的膝下？

李 奇：（接唱二流）

楊氏賤人心腸狠，一双儿女赶出門。

李桂枝：你做何生意？

李 奇：（接唱二流）

老囚犯販馬回乡境，归家不見二姣生。

問楊氏她講道伤寒毙命，

問春花破指风儿命归阴。

李桂枝：她二人的口气不对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

李 奇：（接唱二流）

我也曾拷春花严加責訊，

小丫头自縊死命赴幽冥。

恨楊氏她和那田旺私姘，

到公衙誣告我老起少心。

胡老爷受脏銀五刑用尽，

禁大哥索錢財拷打不停。

这时候年迈人怎能受忍，怎能受——忍！（哭头）

我的夫人哪——（唱）

若能够明冤情感戴重生。

李桂枝：（唱二黄搖板）

听罢言来才知情，受苦的原是老爹尊。

本当向前将他認，

不可！（接唱）

王法律条不徇情。

左思右想无計定，老爷回衙說分明。

丫环！取十两銀子付与那禁子，叫他早晚买些湯水調养老囚犯的身体，将他的棒疮医好。再不許私自动刑拷打；若再私自动刑拷打，等老爷回来，管教他吃罪不起。

丫 环：是。院哥走来！

〔院子上。〕

丫 环：夫人吩咐取十两銀子付与那禁子，叫他早晚买些湯水調养老囚犯的身体，将他的棒疮治好。再不許私自动刑拷打。若再私自动刑拷打，等老爷归来，对老爷一講，管教他吃罪不起。

院 子：是。禁子！

〔禁子上。〕

院 子：夫人吩咐，給你銀子十两，叫你早晚买些湯水調养老囚犯的身体，将他的棒疮医好。再不許私自动刑拷打；若再私自动刑拷打，等老爷回来，对老爷一講，管教你吃罪不起。

禁 子：是。李奇呀！夫人見你哭得悽慘，吩咐給十两銀子，叫我早晚买些湯水調治你的身体，将你棒疮医好，再不要哭了。

李 奇：多謝夫人！

李桂枝：不要謝了。将他帶回監去。

〔禁子、李奇下。家院反下。李桂枝望介。〕

李桂枝：唉！（唱西皮搖板）

一見爹爹南牢轉，桂枝心中似箭穿。

咫尺天涯路千万，

爹爹呀！（接唱）

不知何日庆团圆？

〔丫环扶李桂枝悲叹下。〕

## 第 二 場

〔赵寵上。〕

赵 寵：（引）身受皇恩，与黎民判断冤情。（詩）

秦鏡当堂照，明可察秋毫。

犯了肖何律，王法不恕饒。

下官、赵寵。叨蒙圣恩，实授襄城县正印。奉令下乡查旱，

人役报道：有一位按院大人在襄城县下馬。不免回衙預备公館，迎接大人。人役走上！

〔四青袍兩邊上。〕

青袍：見過老爺！

趙寵：站過！順轎回衙。

〔圓場，起吹，挖門，進衙。院子上，接趙下更衣上。趙示意人役暫退。〕

院子：兩廂退下！

〔四青袍下。〕

趙寵：家院！

院子：有。

趙寵：請夫人出堂！

院子：是。有請夫人出堂！（下）

〔李桂枝上。〕

李桂枝：（念）父在南牢身受苦，何日伸冤救天倫！

趙寵：夫人！下官回來了。

李桂枝：老爺你回來了么？請坐。

趙寵：夫人請坐！

李桂枝：（哭介）罷了哇！

趙寵：啊！下官回得衙來，夫人為何見面就哭？

李桂枝：妾身啼哭，乃是的二老爹娘呀！

趙寵：着哇！常言道得有：人無父母，身從何處來。夫人不用悲淚，改日下官差人役到你原郡家鄉，將岳父、岳母接到任所，同享榮華，共受富貴。

李桂枝：有勞老爺。請問老爺你在何處為官？

趙寵：啊！聽夫人之言，今天敢莫是帶酒么？

李桂枝：不會。

趙寵：你入魔？

李桂枝：益發的不會。

趙寵：好哇！你一不帶酒，二不入魔，下官我實授襄城县的正

印，难道說夫人你还不知道么？

李桂枝：既是襄城县的正印，分明是在妾身家乡为官。

赵 寵：夫人！（笑介）哈、哈……，想必是你有貴恙在身，命院子去往大街，速請名医进衙，好与夫人疗疾疗疾。

李桂枝：妾身并未得病。

赵 寵：你到底为了何事呀？

李桂枝：老爷哪里知道！昨晚妾身在上房睡眠，耳听南牢有啼哭的声音。

赵 寵：夫人此言差矣！我想南牢离上房有数箭之地，縱然有人在那厢啼哭，你在上房，是怎样听得見哪？

李桂枝：有道是：人有冤枉事，哭声渐渐高。

赵 寵：好一个“渐渐高”。到后来呢？

李桂枝：到后来么……

赵 寵：便怎样？

李桂枝：妾身我犯了老爷的法。

赵 寵：（笑）哈、哈、哈！下官我縱然有法，夫人你还会去犯么？

李桂枝：妾身听得哭声甚惨，乃叫丫环傳院子去查問，乃是南牢之中一名老囚犯啼哭。妾身怕他有什么冤屈之情，因此命他們将那老囚犯带到后堂，妾身我問过他的話来。

赵 寵：你还問过他的話来？

李桂枝：是呀！我还問过他的話来。

赵 寵：嗯！下官我上得任来，錢粮不曾查庫，囚犯未曾点名，倘若是走了囚犯一、二名，我的烏紗岂不断送你手？你真乃大胆！放肆！哎呀呀，这还了得，这还了得！

李桂枝：（哭介）爹爹呀！（唱二黄搖板）

回衙来不問詳和細，恶言恶語伤你妻。

我父蒙冤受刑罪，你七品郎官也无益。

赵 寵：呀！（唱二黄搖板）

听罢言来問底細，她为父亲泪悲啼。

平反冤獄是正理，我七品郎官怎无益。

稍待！我下乡查早回来，与夫人閑談，反惹起她的愁腸来了。是呀！不免向前劝劝夫人。（笑介）哈哈！夫人不用悲泪，随下官来呀，来呀！（浪絲弦，做动作，唱四平調）

我二人少年的夫妻多恩义。（浪絲弦，小舞蹈）

夫人！适才是下官的不是，語言得罪了夫人。也罢！下官与你作揖。

〔李桂枝还礼，发现赵寵并未作揖，嗔怪赵寵作耍；变臉走开。〕

赵 寵：哈哈！夫人！下官与你赔礼。

〔李桂枝哭介，掉臉走开。〕

赵 寵：哎！她哭往那厢去了。夫人！是下官的不是，与你作揖。喂，与你赔礼呀！

〔李桂枝拂袖走开。〕

赵 寵：夫人你来啊！（唱四平調）

有什么委屈事說与下官得知。

夫人！你有什么委屈之事，說将出来，下官与你作主。

李桂枝：哪哪哪个！有什么委屈說将出来，老爷与我作得主？

赵 寵：（摹仿李桂枝語調）老爷我与你作得主。

〔李桂枝变臉介。〕

赵 寵：啊！夫人請坐。

李桂枝：老爷請坐。

赵 寵：夫人！你有什么委屈，对下官講来。

李桂枝：老爷听了！（浪絲弦）

赵 寵：天气炎热，下官与夫人掌扇。

李桂枝：不用。

赵 寵：啊！扇重。

李桂枝：哎哟！我說的是不用。

赵 寵：夫人說的不用，你就慢慢的講。

李桂枝：（唱四平調）

祖住在汉中府褒城县境，

灵佑岭码头街有我家門。

赵 寵：夫人慢講！下官在乡下查旱，行走过小小街道，叫什么岭……

李桂枝：敢莫是灵佑岭码头街？

赵 寵：不錯，正是灵佑岭码头街。你敢莫是那厢的人氏？

李桂枝：妾身正是那厢的人氏。

赵 寵：哎呀呀！如此說来，你是下官当管的子民。

李桂枝：乃是女民。

赵 寵：哎！乃是子民。

李桂枝：乃是女民，乃是女民。

赵 寵：哎呀！夫人哪！女民、子民不是一样嗎？

李桂枝：啊！是一样呀？

赵 寵：令尊大人？

李桂枝：我那爹爹呀！

赵 寵：夫人不用悲泪，坐下慢慢講。

李桂枝：爹爹呀！（唱四平調）

老爹爹名字叫李奇。

赵 寵：夫人慢講！我家岳父大人乃是姓刘，怎么姓起李来了哇？

李桂枝：老爷！妾身我本姓李。

赵 寵：那姓刘的呢？

李桂枝：乃是我的义父。

赵 寵：啊！是你的义父。令堂老安人？

李桂枝：我亡故的亲娘呀！

赵 寵：夫人！你慢慢的講。

李桂枝：（唱四平調）

母亲王氏早年丧身。

赵 寵：岳父大人可曾續弦无有？

李桂枝：（唱四平調）

續弦晚母楊氏女，她与那田旺……哎、哎、哎有……

赵 寵：夫人！有些什麼？

李桂枝：老爺！我說的是有、是有……

赵 寵：哎呀！有什麼？夫人你要講呀！

李桂枝：呀！（唱搖板）

一句話兒要出唇，羞羞答答難為情。

無奈何只得實言稟。

老爺呀！

赵 寵：夫人！

李桂枝：（唱搖板）

她与那田旺……

赵 寵：便怎樣呀？

李桂枝：（唱搖板）

有……

赵 寵：有什麼呀？夫人！

李桂枝：（唱搖板）

有私情。

赵 寵：真乃是傷風敗俗，毫無廉耻之輩！到後來呢？

李桂枝：（唱二黃搖板）

恨楊氏逼姐弟東逃西奔，

我的父販馬歸查問實情，

春花婢她本是懸梁自盡，

狗淫婦誣爹爹老起少心。

在公堂難受刑只得招認，

望老爺設良謀搭救天倫。

赵 寵：夫人哪！（唱二黃搖板）

夫人不要兩泪淋，令尊的冤案我担承。

家院！

〔家院內白：“有！”〕

赵 寵：去到师爷那厢，取李奇的招詳前来。

〔家院內白：“遵命。”〕

赵 寵：夫人！下官观了招詳，便知明白。

李桂枝：如此，老爷观招詳。

赵 寵：夫人回上房。

〔家院上。〕

院 子：招詳在此。

〔李桂枝欲行又止。〕

赵 寵：退下！

〔院子下。赵寵看招詳，李桂枝窃听介。〕

赵 寵：具立招詳人李——

李桂枝：（在簾背后）老爷！乃是奇。

赵 寵：夫人！你退下。

〔李桂枝下，不放心，又轉身窃听。〕

赵 寵：（繼續看招詳）具立招詳人李奇。因老有少心，强奸婢女春花；春花不从，三更时分，在后花园中自縊身死。招詳情实。

着定秋后要——（赵惊介）

李桂枝：老爷！你要些什么呀？

赵 寵：說是要、要——

李桂枝：哎！一句話要言不語，单看你要些什么？

赵 寵：哎呀！夫人哪！此案乃是前官的判断，下官我未曾接任。

只等秋后，你父要处决！他要問斬！他要斬、斬、斬！

〔李桂枝暈倒介。〕

赵 寵：哎呀！夫人醒来！哎呀！夫人醒来！

李桂枝：（唱二黃倒板）

听說是老爹爹要問斬刑。（炮头）

爹爹！

赵 寵：岳父大人！

李桂枝：老爷！